

青未了



◆谁不说俺家乡好

我们村儿

□陈夫龙

初中时一沈姓代数老师,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做了我曾就读过的乡中学校长。沈校长有一句话很经典,即“在咱这个教师队伍中,有城里的,有农村的,还有山庄的”。

其实,在我们鲁南老家,山庄也是农村,不过是特别穷的农村,是穷得连媳妇都要不上的农村,和现在的一些“山庄”不同,更和武侠小说所描述的“山庄”相异。因为是山庄,所以也被同是农村的人看不起,好姑娘是不愿意嫁到山庄去的。沈校长在校会上的这句话究竟何意?幽默乎?歧视乎?似乎明朗,又似乎费解。不过当时听后,直想捧腹。

我的老家就是一个两面山、两面平原、一角丘陵的村落,因为有山,也被外村人称为山庄。不过至今为止,我仍然认为,我们村儿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东是桃花山,听老人说过桃花仙子的故事,山上埋着美丽的桃花仙。南是系列山,按照方位分别有东郎山、当(我们当地的方言,是“中间”的意思)郎山和西郎山。西郎山的西南角有一个三山环抱的大水库,一年四季水如明镜,水沿着大坝的缝隙汩汩北流,穿过我们村儿西,滋润着沿河周边的村庄,向北注入蟠龙河,最终流进美丽的微山湖。我们村儿边的西南有一座小山,叫作庙山,以前松柏密布,

走进松林可以说伸手不见五指,但在大炼钢铁的年代惨遭肆意砍伐,现在山上的树木仍稀稀拉拉的。村子的西南有一片丘陵,西面和北面、东北处都是平原,记得小时候在南面或东面的山上牧羊的时候,放眼北眺或西望,有时绿油油,有时黄灿灿,总有一种或成长或收获的感觉鼓噪着幼小的心灵。这就是我们村儿的自然景观。没有壮丽,也没有细腻,只有纯朴的乡土滋养着一方善良朴素的农家人。

长大后,我总喜欢思考一个大问题,那就是我们这个村子的历史上有没有过名人。听一个本家老爷爷说,我们祖上出过经略和县令,但人家大都出人头地后客居他乡了,再没有回来过,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还知道,翻过我们村儿南面的山就是当今“万亩石榴园”西部的一处景点“石屋山泉”,是明朝大官贾三近生活和读书的地方。他出生的村子叫贾泉,因半山腰钻出一眼无论四季干旱与否都会清水长流的泉而得名。他的父亲贾梦龙娶了当地我们陈姓的一家女子(这个女子就是贾三近的母亲),从而入赘于此。他们父子是我们老家的名人,《峰县志》上都有记载。还是听这个本家老爷爷说,乾隆年间,我们家族有个奇人,手指甲特别长,而且坚硬,能用手指甲剥杀活羊,闻名遐迩,被官里召为

御厨。

另一个本家老爷爷说,当年临城发生民国大劫案的时候,抱小孩的“马子”(我们老家的方言,即土匪)押着劫持的洋人从我们村儿西南的横山口、大寨一带经过,这位老爷爷的爷爷当时在那一带打柴,救了一个逃出来的洋人,并把他带到家里保护起来。管了好几天饭后,为这个洋人凑足盘缠和干粮,并亲自把他送到离我们村儿北十二里地的邹坞火车站(该站东可到枣庄,西可达临城,就是现在的薛城,是沟通枣薛铁路和津浦铁路的要站,也是后来铁道游击队活动的地方之一)。这个洋人临走前曾掏出一块金表送给那位侠义老人,但老人家没有要,只觉得自己做了应该做的事。

旧社会动乱年代,我们这里出过闹革命的地方名人,邻村的朱道南就是杰出代表,他就学于黄埔军校,参加过广州起义,根据他的回忆录《在大革命的洪流中》编剧的《大浪淘沙》就是以我们周边几个村子以及峰县一带的革命活动为背景材料的。朱道南的好友刘景镇是我们村儿桂香老爷的妻弟,刘景镇和刘钢父子是名震鲁南的抗日英雄,当年桂香老爷也是使双枪的好汉,我爷爷小时候和他儿子是好朋友,一起跟着桂香老爷干过劫富济贫的大事儿。当年铁道游击队在刘

景镇所在的小屯村(位于我们村东,桃花山东北处)拉练过,也是重要的联络点,小说《铁道游击队》里老周的原型就是刘景镇的堂弟刘景松,他是刘洪和王强的原型的革命引路人。听说闹鬼子的时候,我们村儿庙山上的和尚被赶走,山上的庙里住上了一小队东洋人。一个邻居爷爷曾经告诉我,他小时候在地里干活的时候,经常看见日本鬼子端着枪往南面的山上追赶八路。我们村儿过去的事儿很多很多,多得说不完,流水账也无法列尽。所有这些,无不为我们这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儿增添了许多人文底蕴。改革开放后,我们村儿一年比一年好,文明了,富裕了,乐开了。以前是天天盼过年,现在是天天在过年。每年总会考几个甚至十几个重点高中或大学,硕士和博士也从这个昔日的山庄走向全国的各个地方。

我们村儿是一个山庄,历史悠久的山庄,她有过贫穷,也有过同全国各地无数个村庄共有的命运沉浮和悲欢离合。但因生活着一代代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勤俭持家、自立自强的优秀儿女,而不断从贫穷走向富裕,从蒙昧走向文明,从单一走向丰富,从山窝走向世界。所以,我自豪。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会时时想起那个朴素的山庄和让我留恋的亲人。

这就是我们村——枣庄市薛城区张范镇上辛庄村。

◆口述城事

古槐飘香 济宁城



□王文亮 许明宪

运河之都济宁,古槐遍地。每年五月槐花盛开,大街小巷飘逸着槐花的馨香,沁人心脾。沿街的人们在喝糁汤、羊肉汤时,不时有槐花飘落到碗里。遍布大街小巷的槐树中,名气最大的当数繁华的古槐路上的那棵“老寿星”——“槐树精”啦。它是见证济宁沧桑历史的活化石,它站在济宁城的制高点,居高临下,人们送它一个雅称“山阳古槐”。

古槐耸立于渔山之南,山南为阳,故名“山阳”。据传,唐代开国名将尉迟敬德策马来到这里,拜访朋友唐高祖的侄子道宗,曾于大槐树下驻足小憩,从而留下了“敬德勒马看古槐”的千古佳话。那这棵槐树怎么来的呢?相传很久以前,山西洪洞县有一户人家得罪了官府,他们为逃避官府的追杀,一家推车挑担,十几人背井离乡,去外逃难,临行时将院子里的槐树砍了,有的做成了扁担,有的做成拐杖,风餐露宿,几个月后来到济宁。这里民风纯朴、土地肥沃,他们就准备在此落户生根。他们将带来的木棍插在地里,没想到第二年就扎根发芽,不几年就长成碗口粗的大树,枝繁叶茂,绿荫如盖。这才有了尉迟敬德拴马的故事。每年槐树春天开花,秋天结种,不少鸟儿吃了,鸟粪里的种子就能落地生根,有的说外地的槐树都是济宁大槐树的子子孙孙呢。

有资料记载,民国初年,旅居济宁的北平学者王益芝先生看到这棵古槐苍劲挺拔,特书“山阳古槐”四个大字镶嵌在围墙上,引来无数人前来观瞻,成为济宁的一道景观。现在龙盘在古槐路上的这棵老槐树已朽蚀中空,仅有苍老的树皮靠两根铁柱子支撑着,延续着它顽强的生命。沉睡多年的古槐树皮前些年喜发新芽,在根部萌发出第二代子槐,与原来古老的树干形成古槐抱子的奇特景观。

槐字是木字旁边有个鬼字,槐树千年就成了“木鬼”。关于古槐抱子还有个故事。传说有一年天空突降大雨,电闪雷鸣,在一道火光中槐树精得道成仙,腾云驾雾飞上天,来到了素有人间天堂的苏州,古槐精变成一个美男子,与一位江南踏青的美丽女子一见钟情,结为秦晋之好。第二年生了一位公子,儿子十岁时,离家多年的槐树精思家心切,携妻儿又回到了济宁,这才使古槐树重获新生。古槐周围的居民都说,老槐树旁边的那棵小一点的就是它的儿子,粗一点的就是它的妻子,一家其乐融融。虽说是一个故事,可它却寄托着人们美好的希望。现在的古槐枝繁叶茂,人们对它更加敬仰,即便修马路也没有移走它,还在周围加上高高的围栏加以保护,南来北往的人流,都绕道而行。人们把它当做神,不少人送供品、挂红布条,祈求平安。近年来政府也把它当做重点保护对象,“投入人身保险”并配有“保健医生”,经常检查身体,有病及时救治,以使它“万年长青”。

大众讲坛



到省图听讲座去

山东省图书馆 齐鲁晚报联合主办

省、市图书馆联合推出
“世界读书日”公益讲座
**青年作家魏新讲
“刘秀的精神”**

为迎接第16个“世界读书日”的到来,本报与山东省图书馆联合举办的大众讲坛将与济南市图书馆联合推出大型公益讲座——刘秀的精神。该讲座由央视《百家讲坛》开播至今最年轻的主讲人、青年作家魏新担任主讲,届时将为广大听众揭秘一个爱读书的放牛娃一步登天的心路历程,以及光武帝刘秀身上还有哪些精神可以感染今天的我们。本场讲座将于4月24日(本周日)上午9点半在山东省图书馆报告厅举行。

光武帝刘秀曾被毛泽东称为最会打仗、最会用人和最有学问的皇帝,他爱读书、尊重知识分子、重视教育,他开创了东汉王朝,并让大汉王朝的历史延长了近二百年。本场讲座,作家魏新在带领读者回顾东汉历史的同时,还将为我们解析读书在光武帝刘秀成长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2009年,由魏新主讲的系列讲座《东汉开国》曾在《百家讲坛》播出,并以新颖的视角和平实的幽默引起广泛关注。魏新作为山东省社科院特邀研究员,曾著有长篇小说三部,历史文学三部和诗集一部。

时间:2011年4月24日(周日)上午9:30

地点:山东省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二环东路2912号)

咨询电话:69901777、85590666

公益讲座,无需领票,欢迎参与

饮馔琐忆

油盐枸杞芽

□孙清鼎

《红楼梦》第六十一回写了一大篇有关吃的文字,其中有吃枸杞芽的事。厨房管事柳家的说:“连前儿三姑娘和宝姑娘偶然商议了要吃个油盐炒枸杞芽儿来,现打发个姐儿拿着五百钱来给我,我倒笑起来了,说:‘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弥勒佛,也吃不了五百钱的去。这三二十个钱的事,还预备得起。’这是脂评本、甲辰本所言,梦稿本改为“菜芽儿”,到了程甲本、程乙本则改为“豆芽儿”了。为什么由枸杞芽改为普通的菜芽?这是早期《红楼梦》稿本增删中为照顾前后相通所致,在这里不去说它,只说贾府二位姑娘要吃的枸杞芽儿。

枸杞芽儿即枸杞头,是指仲春到初夏期间枸杞生长的叶尖。枸杞在春天出芽较早,先发于枝条,如柳芽一般。鲁南地区在清明节前采摘如同采茶,少见较为肥大的嫩芽。清明节后,天暖已趋于稳定,嫩芽长势迅猛,尤其是根部及附近地皮拱出来的嫩茎芽,十多厘米长短都胖嫩无比,吃枸杞芽这时是最为鲜美的。时至初夏,叶尖都已老,就无人摘食了。待到秋末冬初“小阳春”之时,有的枸杞还会发出新芽来,亦可采摘作食,但与春天枸杞芽的鲜嫩相比就差得多了。

枸杞芽的吃法颇多,可拌、可炒、可做汤,可荤亦可素。探春和宝钗要吃的是油盐炒枸杞芽,这就是清炒了。这二位姑娘敏于事、见识高,不同于一般的人,即使点



菜,在常人看来枸杞芽这种做法并不好吃,而她俩偏偏点名要这个菜,

“大味必淡”,因为求

的是枸杞芽的鲜嫩、清口、真味,不要汤肥肉香辅料。倘若写她俩要个肉丝炒枸杞芽,荤素搭配,这是常见的吃法,但是写出来缺少意味,不能衬托探春和宝钗的不俗形象,犹如后来改为“菜芽儿”“豆芽儿”,这是极为平常的菜,还需要自掏五百钱来让厨房去买,这不是糊涂就是做作,亦非此二人所为。

在我国食用枸杞芽、枸杞子的历史已经很长了,古人多有记述,现今有些地方已人工栽植枸杞,为的是出售其芽其子;有的地方人们还不知枸杞芽可食,对野生枸杞只摘子,不采芽,眼下我的家乡枣庄还是这样。去年春天,居住山村的文友赵君邀赏桃花,午餐前我俩到河边摘枸杞芽,遇到一位年近70岁的老人,赵君问“大跃进”挨饿时是否吃枸杞芽,回答说饿急了连草根树皮都吃,嫩绿的叶子还能剩下?不过,那时候这个东西不多见。老人所言不差,改革开放前,农村不但缺粮食,也缺柴烧,崖头河边就是有枸杞,拾

柴的人别说枝条,连根也不会放过。如今,路旁、荒沟的蒿草大多没人收割,野生枸杞得以生长,而且越来越多,这应该是飞鸟的播种。小鸟爱吃熟透的枸杞子,吃后再到荒草处找虫吃,也就播下了枸杞的种子。前两年,枣庄西郊有个王林村,村西有条河,村民住家在河东,河西堤坡足有百多米长的野生枸杞,每年春天,这大片的野生枸杞芽除我摘除外,没见到他人采摘,由其疯长老去被后生的恶草拉拉秧覆盖,甚是可惜。

《红楼梦》描写探春、宝钗要吃枸杞芽,可知清朝初期南京或北京的市面上已有人买卖。其价格如何?柳家的说是“三二十个钱的事”,当是够做一盘或两盘菜的价钱。她前面还说:“今年鸡蛋短得很,十个钱一个还找不出来。”这么看,探春、宝钗要吃的枸杞芽也就是三两个鸡蛋的钱,可送来了五百钱,难怪柳家的笑说就是大肚子弥勒佛也吃不了这个钱的枸杞芽儿呢。